

父亲母亲

# 慈母手中线

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唐代诗人孟郊的这首《游子吟》，表达了世间最伟大、最纯朴、最真挚的母爱，也表达了诗人对母亲的深爱及尊敬之情。每当我吟诵起它，眼前总会呈现出一幅幅画面，如一组被岁月染黄了的照片，影像有些模糊，却又真真切切地印在脑海中。

小时候，我家经济条件不好，兄弟姐妹多，一家七口人的衣服，多靠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缝制。家里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，除了参加生产队劳动外，她还要负责一家人的一日三餐、养猪喂鸡，针线活只能忙里偷闲完成。印象中，几乎每个晚上，母亲都要守着针线筐，在昏黄的煤油灯下，做着

那些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活。

土炕上放张炕桌，煤油灯摆在桌子中央，我和姐姐趴在桌子上写作业，母亲盘腿坐在一旁纳鞋底。母亲左手拿着鞋底，右手拿着一根穿好棉绳的钢针，中指上戴着一枚顶针，右手边还放着针锥和尖嘴钳子。只见母亲先用针锥把鞋底扎透，拨出来，然后顺着锥眼插入钢针，用顶针一顶，针就穿过了鞋底，再拿起钳子夹住针头一拽，“刺棱”一声，钢针引着棉绳在胸前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用力勒紧，一个针脚就算完成了。随着煤油的燃烧，灯捻上不时结下一层厚厚的灯花，母亲使用做活的针剔剔，再将灯草往上挑挑，屋子里顿时又变得光亮起来。鞋底纳完后，还要做鞋

帮，再将鞋底与鞋帮一针一针地纳在一起。母亲偶尔会停下来，将钢针在头顶的头发里蹭蹭，端详端详纳出的针脚。有时候我都睡一觉醒了，母亲还在做针线活。

夏天，烈日炎炎，母亲很少休息，而是端起她的针线筐，到门口的大槐树下，和街坊四邻的婶婶、大娘们凑在一起，一边拉闲篇一边纳鞋底。阴雨天，母亲则在家里翻箱倒柜，把一些旧衣物拾掇出来，或打打补丁，或拆了翻新。冬天地里没活了，母亲就坐在炕席上，做鞋子、做被褥、缝衣裳。正因为母亲成千上万次的顶刺牵拽，一家人才有了结实的布鞋、暖身的被褥、合体的衣裳。

1982年秋，我应征参军。临行前，母

亲挑灯熬夜，为我做了3双布鞋，纳了10双鞋垫，一再嘱咐我别舍不得穿，她会再给我做。望着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手握一双双针脚均匀的布鞋和柔软细密的鞋垫，我感动不已，真切体会到了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那份沉甸甸的母爱。

诗人汪国真说：“我们也爱母亲，却和母亲爱我们不一样；我们的爱是溪流，母亲的爱是海洋。”是啊，浩荡母恩，在一针一线的连缀之中，汇集成汪洋大海，沐浴着天下儿女；深厚的母爱，在一衣一鞋的针脚中，温暖了我们的一生。如今，母亲早已去了远方的天国。而她用毕生心血针针线线连缀起来的母子深情，却缠绵绵绵，永远烙印在儿女的心中。 □刘明礼

生活点滴

## 一件尴尬的事

我有三个孩子，他们都很孝顺，我和老伴儿在衣食住行上有什么需求，他们都会尽力满足。他们经常说：“老爸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们一定按你的意思去做。”他们很听话，由此也生出一件尴尬事来。

有一次，我当着孩子们的面说：“我最爱吃烤地瓜，又香又甜，真好吃！”这一说，三个孩子轮番给我送烤地瓜。这个说：“老爸，你尝尝我烤的地瓜好吃不？这是我特意买的那种最适合烤着吃的地瓜。”那个说：“老爸，你看我给你烤的地瓜个头儿不大也不小，每次吃一块正合适。这是我跑了好几处菜市场才买到的。”

起初，吃着孩子们送来的地瓜，我心里暖暖的，可没到两个月就吃腻了。他们每周都要来，送的地瓜好几天都吃不完。老伴儿也不“配合”，她不怎么吃，说我爱吃，非要给我留着。这样搞得我顿顿吃地瓜，不吃又怕放坏了。有一天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对儿子说：“你们都送烤地瓜，我实在是不想吃了，你跟你的两个妹妹商量商量，以后都别送地瓜了。”

打那以后，我再也不用顿顿吃烤地瓜了。 □张增林



祖孙之间

## 祖孙一起画画

我和小孙子经常一起画画。每次画完后，我们都会对自己的画进行讲解。有时，小孙子会说：“奶奶，你画得真不错！”有时，他也会给我挑出一些细节上的小毛病，比如：“云朵离树太近了，哪有那么高的树呢？”我开玩笑说：“是啊，这就叫直冲云霄啊！”

小孙子的画稚气十足，多是一些简单的线条。有看不明白的地方，我就会问他：“这是什么呀？”小孙子就指着画讲给我听：“这是一个小孩子，他蹲在地上看蚂蚁……”

一天，小孙子提议画春节的画。我

很快就画完了，在一旁看小孙子画。他描描涂涂，画得非常认真。画完后，他兴致勃勃地给我看：“奶奶，你看，这边是小朋友在放鞭炮，这是放饺子的篋帘，上面是我们包的饺子……”我赶紧表扬他：“画得真不错，把春节的气氛都表现出来了。”我又看了看，疑惑地问：“门上的两个灯笼为什么是斜着的呢？”小孙子非常认真地说：“奶奶，你想想，春节时是冬天，是不是会刮风？灯笼肯定是被风吹起来的。”我一想，小孙子说得有道理，就表扬他：“你的想象力真丰富。” □王丽萍

回忆录

## 回想当年的福利房

现在的年轻人结婚，多数会有一套新房作为自己的新家。由此想到我结婚时的情景。当时，想分到一间住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从部队退伍，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当工人。那时，与我同车间的对象25岁了，双方父母催促我们赶快结婚。结婚容易，可是住在哪儿呢？两家老人住房都很紧张。车间照顾我们，把单身宿舍腾出一间，作为我们暂住的“新房”。

可是好景不长。几个月后，车间陆续招进几名外地来的大学生，为了给他们分配宿舍，我们的“新房”被收回了。我俩不得不分开，回到各自的单身宿舍去住。

半年后，厂里房产处分给我们车间一间平房。按照论资排辈、逐步升级的

规定，我分到了这间福利房。此房无采暖设施，无上下水，在二楼阴面，面积只有9.3平方米。尽管房子简陋，但却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，有了栖息的港湾，我和妻子感到很欣慰。

搬进福利房后，我们砌灶点火，把火炕烧得热乎乎的，乐呵呵地经营自己的小日子，品味人间的烟火气。转眼12年过去了，两个孩子成长为少年。房屋窄小，孩子们的学习、休息出现了难题，一家人都渴望能调到一套大房子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工厂经济效益好转，于是拨出资金，盖了几栋楼，我们车间分得一间43平方米的房子。工作多年，才见到这么好的房子，职工们都眼巴巴地望着。为了体现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车间党支部书记责成工会主席建分房领导小组，各工段选派一名工人代

表参加。按工龄、年龄、人口、居住面积、朝向、房屋设施等条件打分评比，经过审核，张榜公布，我独占鳌头，顺理成章地分到这套福利房，拿到了钥匙。

我们在这间房住了15年，两个孩子已长大，感到住房窄小，盼望早日改善住房条件。就在这时，国家开始实施住房制度改革，城镇住房商品化。工厂和房地产开发商联合建造了几十栋楼房，职工可以交旧购新。工厂把一间旧房卖给我，我家两处“福利”房共花了近1万元。过了几年，两个孩子参加工作后，都有了自己的房子，而我仍留恋旧窝。

福利房是时代的印记，承载了数十年的风雨历程。如今，福利房已被商品房取代，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，得到了人们的拥护。

□孙连杰

同一屋檐

## 亲家“搭子”原来是有预谋的

亲家母性格泼辣，能言善语；我性格内向，喜欢宅在家里，不善交际。我们虽然离得不太远，但本着距离产生美、接触少矛盾少的原则，多年来，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。

最近一年，亲家母和我一样，每天都去公园锻炼身体。我俩天天在公园碰头，成了健身“搭子”。

接触多了，我俩也成了朋友。亲家母为人热情，我家有啥活，她只要知道了，便帮着我干。一次我家装修房子，她知道后，主动来我家帮着打扫卫生。夏天，我得了甲状腺肿瘤，在医院住了十天，她天天骑着自行车给我送饭，病房里的人都以为她是我亲姐妹呢。

礼尚往来，亲家母不爱干女红的活，她拆洗被褥时，我便去给她帮忙，还给她织毛衣、钩帽子。

上个月，亲家母感冒了。得知她一个人在门诊输液，我忙去陪护，她输了3天液，我陪了她3天。儿媳那天工作忙，有我陪着她母亲，她安心上班就行。因为亲家公去世十年了，亲家母一直独居，我怕她夜里发高烧，干脆就住在她家。陪亲家母输液完液，下午在她家闲着无事，我包了饺子，喊儿子儿媳来吃。儿子和我开玩笑，说我和他岳母成了好朋友，以后再和我说话岳母坏话，我就得跳起来骂她。

现在每逢家里做了好吃的，儿子儿媳回来吃时，我也打电话让亲家母来。亲家母做了硬菜，喊女儿女婿去吃时，也不忘喊我和老伴儿去。

前几天我和亲家母闲谈，她说，孩子们不容易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们作为长辈，要抱团，互帮互助，为孩子们减轻负担。原来，亲家母主动去公园找我健身，都是有“预谋”的，先做健身“搭子”，再做养老“搭子”。我俩“搭”一起，一个“社牛”，一个“社恐”，性格互补，相处愉快，互相都愿意继续“搭”下去。 □李秀芹

### “大学堂”版“智慧树”答案

#### 【趣味益智题】

1.不(布)怕一万，只(纸)怕万一；2.先打开冰箱；3.因为同学们上的是体育课；4.因为没有人敢叫它起床。

#### 【看图猜成语】

1.约法三章；2.指鹿为马；3.狗急跳墙；4.张目结舌。